

##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

百丈泓 楊詢美從子 高郵人 王忠政 史無畏 張應 天公壇 申文緯 法門寺 陳絢 彭城佛寺 歐陽氏 廬山賣油者 李誠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嫗 甘露寺 南康縣

## 百丈泓

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，有積水，謂之百丈泓。清澈，纖毫必鑿。在驛路之左，槐柳環擁，煙影如束，途出於此者，乃為憩駕之所。大和五年夏，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，至此水。困殆既甚，因而暫息，且吟且望。將午，忽聞水中有細聲，若蠅蚋之噪。俄而纖光發，其音稍響，轟若擊鼓，其光如索而曳焉。生始異之。聲久益繁，遂有雷自波間起，震光為電，接雲氣。至旅次，遽話其事。答曰：「此百丈泓也。歲旱，未嘗不指期而雨。今旱且甚，吾師命屬官禱焉。」巫者曰：「某日當有甚雨。」果是日矣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楊詢美從子

唐御史楊詢美，居廣陵郡。從子數人皆幼，始從師學。嘗一夕風雨，雷電震耀。諸子俱出戶望，且笑且詈曰：「我聞雷有鬼，不知（「知」原作「諸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鬼安在，願得而殺之，可乎？」既而雷聲愈震，林木傾靡。忽一聲轟然，若在於廡。諸子驚甚，即馳入戶，負壁而立，不敢輒動。復聞雷聲，若大呵地吼，廬舍搖動。諸子益懼。近食頃，雷電方息，天月清霽。庭有大古槐，擊拔其根而劈之。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，具告詢美。命家僮執燭視之，諸髀咸有赤文，橫布十數，狀類杖痕。似雷鬼之所為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 高郵人

唐進士鄭翬家在高郵，親表盧氏莊近水。鄰人數家，共殺一白蛇。未久，忽大震雷，雨發，數家陷溺無遺。盧宅當中，唯一家無恙。（出《因話錄》）

## 王忠政

唐泗州門監王忠政雲，開城中，曾死十二日卻活。始見一人，碧衣赤幘，引臂登雲曰，「天召汝行，汝隸於左落隊。」其左右落隊，各有五萬甲馬，簇於雲頭。偏向下，重樓深室，囊櫃之內，纖細悉見。更異者，見米粒長數尺。凡兩隊，一隊於小項瓶子，貯人間水。一隊所貯如馬牙硝，謂之乾雨。皆在前，風車為殿。每雷震，多為捉龍。龍有過者，謫作蛇魚，數滿千，則能淪山。行雨時，先下一黃旗，次下四方旗，乃隨龍所在。或霆或雷，或雨或雹，若吾傷一物，則刑以鐵杖。忠政役十一日，始服湯三甌，不復饑困。以母老哀求，得歸。（出《唐年小錄》）

## 史無畏

唐史無畏，曹州人也，與張從真為友。無畏止耕墾畝，衣食窘困。從真家富，乃謂（「謂」原作「為」，據《小說大觀》本改）曰：「弟勤苦田園，日夕區區。奉假千緡貨易，他日但歸吾本。」無畏忻然齎緡，父子江淮射利，不數歲，已富。從真繼遭焚熱，及罹劫盜，生計一空。遂詣無畏曰：「今日之困，不思弟千緡之報，可相濟三二百乎。」聞從真言，輒為扞，報曰：「若言有負，但執券來。」從真恨怨填臆，乃歸。庭中焚香，泣淚詛之，言詞慷慨，聞者戰慄。午後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，須臾，霪雨雷電兼至。霹靂一震，無畏遽變為牛，朱書腹下云：「負心人史無畏。」經旬而卒。刺史圖其事而奉奏焉。（出《會昌解頤錄》）

## 張應

唐張應，自滎陽被命至河內郡。涉九鼎渡，所乘小駟驚逸。及北岸，視後足有物縈繞，狀如大蚓，絳色。乃抽佩刀，斷於地，輒復相續，堅縮如白色角櫛，紅影若縷，橫絡之。遂置諸囊中。事畢而還，復渡河，至平陰。天景歛蒸，憩於園井，就之盥濯。因與園叟話之，取角櫛置盆水上。忽然黑氣勃興，濃雲四合，狂電震霆，雨雹交下。食頃方霽，盆涸而櫛已亡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## 天公壇

巴蜀間，於高山頂或潔地，建天公壇。祈水旱。蓋開元中上帝所降儀法，以示人也。其壇或羊牛所犯，及預齋者飲酒食肉，多為震死。新繁人王蕘，因往別業，村民烹豚待之。有一自天公齋回，乃即席食肉。王謂曰：「爾不懼雷霆耶？」曰：「我與雷為兄弟，何懼之有？」王異之，乃詰其所謂。曰：「我受雷公筭，與雷同職。」因取其筭驗之，果如其說。仍有數卷，或畫壯夫，以拳地地為井，號拳地井。或畫一士負薪柁，號一谷柴。或以七手撮山箕之，號七山箕。江陵東村李道士舍，亦有此筭。或云，三洞法箕外，有一百二法，為天師子嗣師所禁。唯許救物，苟邪用，必上帝考責陰誅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 申文緯

尉氏尉申文緯，嘗話，頃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。時盛夏，寺左有池，大旱，村人祈禱，未嘗不應。池之陽有龍廟，時文緯俯池而觀，有物如敗花，葉大如蓋，因以瓦礫擲之。僧曰：「切不可，恐致風雷之怒。」申亦不以介意。逡巡，白霧自水面起，才及山趾。寺在山上，石路七盤。大雨，雷霆震擊，比至平地，已數尺，谿壑暴漲。驢乘泊僕夫，隨流漂蕩，莫能植足。晝日如暮，霆震不已。申之口脣皆黑，怖懼非常。俄至一村，尋亦開霽。果中傷寒病，將曉有微汗，比明無恙。豈龍之怒，幾為所斃也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 法門寺

長安西法門寺，乃中國伽藍之勝境也，如來中指節在焉。照臨之內，奉佛之人，罔不歸敬。殿宇之盛，寰海無倫。僖、昭播遷後，為賊盜毀之。中原蕩蕩，人力既殫，不能復構，最須者材之與石。忽一夕，風雷驟起，暴澍連宵。平曉，諸僧窺望，見寺前良材巨石，阜堆山積，亙十餘里，首尾不斷，有如人力置之。於是鳩集民匠，復構精藍，至於貌備。人謂鬼神送來，愈更欽其聖力。育王化塔之事，豈虛也哉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 陳絢

偽蜀王氏彭王傳陳絢，常為邛州臨溪令。縣署編竹為藩而塗之，署久，泥忽墜落，唯露其竹。竹葉如扇，而葉上，

文采爛然，小蛇也。俄而雷聲隱隱，絢疑其乖龍，懼懼震厄，乃易衣炷香，抗聲祈於雷曰：「苟取龍，幸無急遽。」雖狂電若晝，自初夜迨四更，隱隱不發。既發一聲，俄然開霽。向物已失，人無震驚，有若雷神佑乎懇禱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彭城佛寺

國某楊汀自言，天祐初，在彭城，避暑於佛寺。雨雹方甚，忽聞大聲震地。走視門外，乃下一大雹於街中，其高廣與寺樓等，入地可丈餘。頃之雨止，則炎風赫日。經月，雹乃消盡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歐陽氏

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，居決定寺之前。其妻少遇亂，失其父母。至是有老父詣門，使白其妻，我汝父也。妻見其貧陋，不悅，拒絕之。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，妻竟不聽。又曰：「吾自遠來，今無所歸矣。若爾，權寄門下信宿可乎？」妻又不從。其夫勸之，又不可。父乃去曰：「吾將訟爾矣。」左右以為公訟耳，亦不介意。明日午，暴風雨從南方來，有雷霆入歐陽氏之居，牽其妻至中庭，擊殺之。大水平地數尺，鄰里皆震蕩不自持。後數日，歐陽之人至后土廟，神座前得一書，即老父訟女文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廬山賣油者

廬山賣油者，養其母甚孝謹，為暴雷震死。其母自以無罪，日號泣於九天使者之祠，願知其故。一夕，夢朱衣人告曰：「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，以圖厚利。且廟中齋醮，恒用此油。腥氣薰蒸，靈仙不降。震死宜矣。」母知其事，遂止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李誠

江南軍使蘇建雄，有別墅，在毗陵，恒使僮人李誠來往檢視。乙卯歲六月，誠自墅中回，至句容縣西。時盛暑赫日，持傘自覆。忽值大風，飛石拔木，卷其傘蓋而去，唯持傘柄。行數十步，雲雨大至，方憂濡濕，忽有飄席至其所，因取覆之。俄而雷震地，道傍數家之中，卷一家屋室，向東北而去。頃之遂霽，其居蕩然，無復遺者。老幼十餘，皆聚桑林中，一無所傷。舍前有足跡，長三尺。誠又西行數里，遇一人，求買所覆席，即與之。又裡餘。復遇一人，求買所持傘柄。誠乃異之，曰：「此物無用，爾何為者而買之。」其人但求乞甚切，終不言其故。隨行數百步，與之乃去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茅山牛

庚寅歲，茅山有村中兒牧牛。洗所著汗衫，暴於草上而假寐。及寤失之，唯一鄰兒在傍。以為竊去，因相喧競。鄰兒父見之，怒曰：「生兒為盜，將安用之。」即投水中。鄰兒匍匐出水，呼天稱冤者數四。復欲投之，俄而雷雨暴至，震死其牛，汗衫自牛口中嘔出，兒乃得免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番禺村女

庚申歲，番禺村中有老姥，與其女餉田。忽雲雨晦冥，及霽，乃失其女。姥號哭求訪，鄰里相與尋之，不能得。後月餘，復云雨晝晦，及霽，而庭中陳列筵席，有鹿脯乾魚，果實酒醢，甚豐潔。其女盛服而至。姥驚喜持之，女自言為雷師所娶，將至一石室中，親族甚眾。婚姻之禮，一同人間。今使歸返回，他日不可再歸矣。姥問：「雷朗可得見耶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留數宿，一夕復風雨晦冥，遂不復見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江西村嫗

江西村中霆震，一老婦為電火所燒，一臂盡傷。既而空中有呼曰：「誤矣。」即墜一瓶，瓶有藥如膏。曰：「以此傅之，即差。」如其言，隨傅而愈。家人共議，此神藥也，將取藏之。數人共舉其瓶，不能動。頃之，復有雷雨，收之而去。又有村人震死，既而空中呼曰：「誤矣。可取蚯蚓爛搗，覆臍中，當差。」如言傅之，遂蘇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甘露寺

道士范可保，夏月獨游浙西甘露寺。出殿後門，將登北軒。忽有人衣故褐衣，自其傍入，肩帔相拂。范素好潔，衣服新，心不悅。俄而牽一黃狗，又駕肩而出。范怒形於色，褐衣回顧張目，其光如電。范始畏懼。頃之，山下人至曰：「向山下霹靂取龍。不知之乎？」范故不聞也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南康縣

辛酉五月四日，有使過南康，縣令胡侃置酒於縣南蓮花館水軒。忽有暴風吹沙從南來，因手掩目。聞（「聞」原作「開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盤中器物，蔌蔌有聲，若有物過。良久開目，見食器微仄，其銀酒杯與杯之舟，皆挾長如東西形。壁旁大桐樹，亦拔出牆外。時一里外皆此風雨，常遙聞館中迅雷，而館中初不聞也，胡亦無恙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